



湖河相连邵伯镇

文/图 谢立新

大运河布满了飞鸟的风，运河水波动着起伏的肢体，我离开瓜洲古渡沿着京杭大运河，来到了扬州市江都区“水陆双棋盘”的邵伯镇。

镇的西侧是邵伯湖、大运河，河湖以完全不同的形态向我展示：湖泊、河荡纵横交错；水巷、河道、运河连成一片，形成了举世无双的水陆世界。大运河是联结中国南北的可视读本，邵伯镇以区区一隅水源孕育了棠湖文明。

邵伯湖又名棠湖(甘棠湖)，古属三十六陂，素有“三十六陂帆落尽，只留一片好湖光”的美称。湖周围分属邗江、高邮和江都三地。北起高邮湖新民滩，东濒京杭运河西堤，属过水性湖泊，分淮入江已有400余年历史，是淮河下游入江唯一行洪走廊。春秋时也称武广湖(又名武安湖)。东晋太元十年(385)，大臣谢安受权奸构陷，遭排挤而出镇广陵。在当时城东北20里地的步丘筑垒而居，更名新城。当时此处地属蜀冈尾闾，西高东低。西高易泄水，常苦干旱；东低常蓄涝，农田易淹。谢安经过考察，乃率领民众于此筑埭(即大坝)宣蓄，自此西解旱忧，东免涝患，高下得以两利。后人为了追思谢安之德，把他比之以周代的召(音同邵)，因此就称所筑之埭为邵伯埭，埭旁之湖也命名为邵伯湖。

见惯了谏壁船闸的壮观，站在邵伯船闸时，觉得可以一比，气势雄伟，规模宏大，超出想象。来往船只，进闸、出闸，鱼贯

而入，鱼贯而出。大运河上的跨河大桥气贯长虹，如彩虹般靓丽。大运河是邵伯湖的邻居，一条大运河埂向西甩出了一片邵伯湖，南北长25公里，东西最大宽度7.3公里，最窄处仅1.3公里，总面积达164.97平方公里。我初觉大运河是穿邵伯湖过的，其实有误，京杭大运河江苏省段的中段叫里运河。里运河北接中运河，南过长江接谏壁的江南运河，在里下河地区西侧，古称邗沟、漕渠、中淡水，俗名里河，因北至淮阴，南至扬州，故也称“淮扬运河”，和邵伯湖各自相安。

邵伯镇既有大运河又有邵伯湖，镇西坐拥两水，可谓双福临门。农耕年华、河湖时代，得平原、水利就是得天时地利，算是顶呱呱的鱼米水乡。大运河东侧有条老街，回想着当年大运河东侧邵伯镇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裔氏盐商翘角楼站在三里外、七尺宽的古街道上，它足足

睡了200多年。听河水、湖水汨汨流淌，随水的呼吸，节拍兴奋不已。“章源兴秤店”门上“大全在握两钮关心，轻重得宜一丝不苟”的对联时时注目着从运河上岸的来往行人。四角楼，董恂读书处冒着古老的重商重文的火花，四处飞扬，温暖着老街的每一个建筑生命，刚刚从湖里、河上上岸提着鱼篓背着虾篓的路人，只要回眸一下，就会沉思半天。

因水而建、因水而兴，因水而荣的邵伯镇，有多少故事，多少传说在水波中晃动。邵伯码头、邵伯龙虾、邵伯油田，谁能说清到底是湖还是大运河赋予了它们生命的底蕴和力量。

不知不觉来到“谢安广场”。细雨淋湿了我的头发，滋润着我的心。所有关于水的场景都一起涌上心头。淝水之战，邵伯立埭，渔歌晚归，龙虾焖蒜全汇聚于此。帝豪大酒店的灯亮了，谢安塑像须眉飘然，面部

饱满，五官端正，向过往车辆行人频频招手。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，青石板的老街、麻辣龙虾的黄昏、采油架的月亮。我向这位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致以崇敬。

邵伯，是田田可采的莲叶间的一笑一颦；是河湖两岸酒旗边的奔放高歌；是脉脉斜晖中千帆过尽皆不是的万般纠结；更是斗酒百斛后醉卧舟楫的倜傥风流。邵伯镇的街道已走进我的灵魂。一架架高立的油井，一片片居民小楼，那不是人群与车马熙来攘往的吃龙虾的市井，而是大运河、邵伯湖的邻里街坊，码头，厂矿。许家麻绳店几乎让人熟视无睹，却落在了运河历史余晖里归化为永远，可能还有更远的一些，甚至找不到一处可以歇息的长生巷，连中大街简陋的小屋也罕有涉足。向东，向北，也向南边，街道延展，珍贵得不容置疑。在我仔细走遍的诗行之间，它们在旗帜招展。



夏天的村庄

文/葛小霞

蝉趴在树叶上，随着风飘摇，树叶不落，吱声不停。

此时的我坐在书房里，没开空调，汗流浹背，这，让我更贴近儿时那些暑气蒸腾的夏天。

儿时的暑假，我很忙。

忙着到大姑家做客。大姑养了三个男孩，就特别喜欢女孩。大姑跟我父亲说了好多次，要把我带到她家住住。记忆里大姑家有一大片梨园，夏天大人们在果园里摘梨子，小孩们就在果树下嬉戏。那时，大姑总是让我喊大姑父：“老甲鱼。”(老家“甲”跟“脚”一个声)我不知是开玩笑，就整天喊：老甲鱼，老甲鱼。“老甲鱼”整天笑着，眼睛眯成月牙。梨园旁有一条小河，有一棵老树横倒在上面。我胆子大，爬上树根，从树根走到树顶，再转回来。还没玩几次，就掉到河里了。大姑和“老甲鱼”急匆匆地跑来，直接下河把我捞上来。我的父亲听说，连夜就把我接回家了。当然我走的时候，还说：“再见！老甲鱼。”父亲笑着说：“喊大姑父。”

忙着到小姨家做客。小姨

也养了一个男孩，比我小一岁。小姨家有电视，这是我答应去的主要原因。当然小姨家的院子里的一棵梨树和一棵苹果树，也是我所惦记的。那天刚到小姨家，小姨他们正好去卖麦子了。就留下我和表弟看电视，电视要调台，而且是手动拨的，我俩很快就意见不一致，想看的台不一样，于是一会儿拨过来，一会儿拨过去。两人谁都不让，结果表弟动用了“孩子王”的优势，彻底占领了电视机。我就屁股一抬，拎着我的衣服小包，自己回家了。几岁的我，凭着从小放学后不怎么回家，到处玩的本领，好几里路一口气就跑回家了。跑回家的我，没钥匙，就透着门缝往里看，这一看，我再也不要到别人家了，因为堂屋里放着一台崭新的电视机。

暑假中午，我们一家将凉席铺在堂屋的地上，午睡。那本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被我翻烂了，他们睡着了，我还在看。不想睡，我会轻手轻脚地起身，到厨房里拿一个脸盆，溜出去。拎着脸盆，跑到田间找快要干涸的小

水塘，我们那儿田与田之间基本都有小河。侦察了几处，终于在四婶家门口的小水塘。拨开芦苇，下到水塘里，用脸盆舀水，将水往干掉的河床里倒。也许是倒水的声音有点大，四婶循声来，笑着说：你这孩子中午不睡觉，在这舀水捉小鱼呢。她转回家拿了脸盆，加入了我的行列。在跟黑墨差不多的水里，我们摸到好多条小鱼。河两旁有龙虾洞，我伸手就进去摸，那时是不知道害怕的，脑子里也没想过如果是蛇洞呢？等父母找来时，河里已是一大一小两个泥人了。

我父亲兄弟姐妹十个，所以我的堂兄弟姐妹也多。奶奶家就在我家后面几十米远，那条小路，我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跑过无数回，估计路上的灰尘都认识我们。奶奶会坐在门口给我们做南瓜饼，她用小勺在南瓜内壁上刮啊刮，又用面粉和啊和，放在锅里炸啊炸。我们围在旁边等，口水在喉咙里咽啊咽。有时傍晚扒拉过饭，飞奔去奶奶家，是因为要包红指甲。那时小姑还没出嫁，每年她都给我们包

指甲。她将凤仙花切碎，和着明矾腌制。白天她要采很多麻叶，因为一个人要包二十个，包完手指甲，还包脚指甲。我们吃完饭就去排队，先到先包。包完，回家躺在床上，是大字形睡的，生怕碰坏了。再怎么小心，第二天还是有掉下来的，但是看到指甲都红了，好开心。

儿时夏夜的河边都是萤火虫，像流动的星河。我们在路上追着捉，捉完放，再追再捉再放。现在的夏夜，有很多的霓虹灯，比萤火虫亮，比萤火虫大，但我们不会追逐，不会捕捉，不会放还。灯光也会变幻，也会闪耀，但……

儿时夏天的村庄，住着很多的人，热情、直率、包容……热气腾腾的村庄，热气腾腾的生活。

现在村庄里住着的，大多是寂寞的老人。

村庄里少了童音，只有年年吱吱不停地蝉鸣。